

文學戰綫翻譯叢書

村蘇維埃上的 旗幟

涅多高諾夫 作
溫沛軍 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文學戰綫翻譯叢書

村蘇維埃上的旗幟

涅多高諾夫作、溫沛軍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1 9 5 0

作者傳略

阿列克謝衣·依萬諾維赤·涅多高諾夫是一位有才能的青年詩人，他把多年來在軍隊中的生活及忠誠勞動者的豐富經驗，都帶到蘇維埃的詩歌裏來了。他的詩常常是啓發並培植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平凡的人們的愛的，對此他曾不斷地努力創造。他寫得最成功的一本書是：『平凡的人們』。

涅多高諾夫是一九一四年生於蘇聯洛斯托斯基州薩哈塔城。他從十五歲就開始勞作，他當過木工、熔接工、修繕工及穿孔技工。以後他在礦產學校讀書。在一九三二年（十九歲）他到莫斯科工人大學入學，此後又在高爾基文藝學院，學習一個時期。

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爆發後，涅多高諾夫參加軍隊，當一個戰士，隨着部隊開到芬蘭前綫，在攻威伯爾格戰役中，他曾負重傷。

在衛國戰爭時期，涅多高諾夫曾充任烏克蘭第三方面軍隨軍記者。他前後走遍了芬蘭、羅馬尼亞、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奧大利、捷克等國，國家對於他的功勳給了很高的評價，獎給他兩枚紅星勳章和四枚獎章。

他的詩作在一九三八年開始發表。以後在少共真理報、新世界、第二代、星火、旗等雜誌常有登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復員時期的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們的詩人涅多高諾夫，在寬斯坦次着手寫他的偉大的詩篇——村蘇維埃上的旗幟——於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脫稿。詩裏充滿了新鮮的氣息，新的技巧與新的內容。這篇詩在一九四

七年發表於『新世界』雜誌上。並被選爲四七年度蘇聯詩作中最優秀的作品而榮膺斯大林一等文學獎，給我們的詩人帶來了無上的榮譽。

當他正在努力研究敘事詩並在構思新的詩篇的時候；當他的生活光輝、燦爛、滋長、繁榮的時候，不幸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在莫斯科逝世，享年三十五歲。當蘇聯作家協會以悲痛的心情向朋友們及讀者們通告這個噩耗時，聞者莫不表示哀悼。這位勇敢的士兵兼有才能的詩人，同他那不朽的詩篇，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譯者於鞍鋼

一九四九·九·九

從早霞，到晚霞，
渡着百條藍色的河，
一個人騎馬走啊，走啊，
通過異國的曠野。

打破寂靜——
馬蹄在寂靜裏踏行：
班長於歐洲，
騎在馬上，走啊，走。

前邊是崗槽，崗槽，
還有教堂，還有橋樑，
身後是悽慘的硝烟
還有許多十字架在墳旁。

背後，靜悄悄，
眼前，是平直的大道。
班長從日爾曼回來，
騎馬走着，走着。

他默默地走向捷斯納（註）
經過林邊，沿着村莊，

順着那條於戰時
引向日爾曼的道路。

田野，森林，花朵，草原，
都吹送過來：
一種久別的，親愛的——
鄉土情感。

冲破寂靜——
馬蹄在寂靜裏踏行：
班長在露西亞，
騎着馬走啊，走啊！

他訪問了日托米，
在那裏，曾經和部隊殺敵；
他又到區委會去作客，
在那裏，曾經和步兵一同渡過夜。

依照靈感，依據幻想，
他往闊諾托甫去了；
在途中第十二俄里的地方，
騎者找到了戰壕。
士兵流的鮮血呀，
曾在這兒洗染了冰雪。

（註）河名，德涅泊爾河的支流。

因爲事情的需要，
他趁着早霞，來到闊諾托甫了；
他看了看梅烈法，
又到巴拉克爾熊一熊。

多少次乾杯，
幸福中帶有一半苦味！
班長騎馬走啊，走啊，
順着叢林，穿過田野。

在德涅泊，在頓聶茨，
在頓河，在米烏斯，
都認出他是班長啊——
這位騎馬的戰士。

全村都來招待，
喝兩杯酒，吃頓午飯，
往年一切事件
在飯桌邊又復活過來：
渡過的歲月在光榮裏
也有悲傷也有歡快……

並且，爲他
老頭子們要給作媒，
大家給他滿上了一杯，
又暗示給他，
可作未婚妻的是誰。

客人婉言謝絕了，
藉口說：我騎馬來晚了，
眼看就是冬令，
還早呢，離訂婚的時候。
可是，在班長的心中——
暖暖，烘烘——
舊的念頭，現又蘇醒：

『我從柏林起程
是在七月的早霞中，
可是，若想回到愛人的家，
恐怕也得十月吧！
田野裏，冬天已經臨近了，
還遠呢，我的歐卡！』

渡過馬孟河的下游，
騎士來到伏爾加河流。
尋找他第一次用鮮血灌溉過的
工事圍繞的土丘。

他站有五秒鐘，
在叢林邊，在橡樹旁，
靠近堡壘的鐵蓋，
那鐵蓋已埋沒在土裏。

他默默地走上山崗，

向南方的田野眺望：

——你好啊，勝利的祖國發源地

斯大林格勒的土地！

在這兒，於冰雪中，

在血泊和灰塵裏，

我爲着你的命運，而活着的！……

戰士把斯大林格勒的土壤，

抓了一把裝進背囊。

騎士在郊外，瞻望了周圍，

向河川招了招手，

轉身走向北方。

.....

窗戶剛剛閃亮，四圍寂靜，

踏着初雪，在月光中，

班長騎馬走啊，走啊，

穿過梁贊城。

二

有柵欄的庭院暖暖的芳香，

顯出是過好夜的模樣，

騎士住在農莊會館，

一覺睡到天亮。

在未遇到熟識的村民，
他也樂於偶然相逢的談話。
在剛開門的茶館，於清晨
喝着格魯吉亞的茶。

茶館裏像蜜蜂一般嗡嗡叫，
老太婆坐在桌子旁，
把披肩脫掉；
坐下來，對他的勳章
瞧了又瞧：

——小伙子，你的來路大概是柏林？
你被命運扔出很遠吧，
從咱們的梁贊？
你大概是坐飛機，
從天上降臨？

——老媽媽！
我騎的是馬，
我幾乎不睡也不歇
走過了俄羅斯的曠野。
——你是什麼地方人？
——杜波洛夫克。
——可是，你怎麼稱呼？
——葉果爾·西洛瀾夫。

突然，她驚奇地

從椅子上站起。
唉呀一聲，揮動着手。
她認出是鄰居的兒子，
不知爲什麼還淌些眼淚，
她什麼也沒說出。

三

在路上，馬蹄踏着土地，叭噠噠，叭噠噠，
彷彿說：來晚啦，來晚啦，來晚啦，來晚啦！
他騎馬來到村莊。他看見一所小房。
下馬，牽着栗色馬的韁繩，
爲的是用靈魂觀察變動了的村莊，
他一步，一步走向角門旁……

……新的鐵工廠冒着煙，
……滿街扯有電綫，
……石頭馬路穿過村子中間。

他感覺到：
幾千里的寂靜。
——你怎樣？親愛的杜波洛夫克村莊啊！
過去，戰爭也偶然地波及了你嗎？……

雪花不住地飛呀，飛呀，——飛在板障，
飛在庭園，飛在田舍，妝成銀色村莊。

班長步行牽着歐洲戰馬，
在濃密的十一月的白如天鵝的大雪下，
熟識的街巷，指給他的道路——
彷彿是神力把雪掃除。

孤另另一個『馬達』在郊外發響；
吊桶桿子在井台上，
吱吱叫着，像在他童年一樣。
鵝鶉落在雪地，
紅葉樹下有一條圍牆。
角門旁，有稀疏的足跡，
葉果爾想：

『在戰爭中我長大了，但沒有關係，
我的家人會認得出來的。』

於是，他走進家門。不是走而是跑進來。
他看見了：房子中間，
在長凳上，一口矮棺材，
他的爸爸躺在裏邊。

謝拉菲瑪·漂特洛夫娜，戰士的媽媽！
關於自己的兒子，在整個戰爭期間，你懸念着他。
噢，他，這鵝鷹，同你在一起了。不能認識了麼？
擦乾眼淚，看一看吧！噢，他，已經回到生身的家……
還沒有看見麼，老媽媽？

噢！認出來了，老媽：認出她的愛兒！

她好像在煙火中，含着眼淚兒：

她想，她想把老頭子扶起來……

——起來吧，沙威利：天大的喜事到咱家。

起來吧，親愛的，你來鑑賞自己的英雄吧！

兒子活着回來了，而且長得多麼高大！

起來吧，沙威利，我放桌子去，爲你們爺兒倆！

喂！那怕你活着坐一分鐘！

喂！睜開眼睛，喂，看一看你的愛兒！

她想用哭泣，把老頭子叫起，

她唸一套咒語，彷彿他是由於魔法死去的。

她叨咕一些鬼話，她要用長生水淋灑，

她想用女人的眼淚的力量弄醒他！

謝拉菲瑪·漂特洛夫娜，農民的媽媽，

莫非你想到了嗎，從睫毛上啊，

擦掉悲哀與幸福的眼淚，

在這黑暗的——突然又明朗的屋舍內？！

你知道嗎，這兩種不同的淚水，

命運註定要在這一天裏，開始閃光在眼內？！

在午後，抬着莊嚴的棺槨，用亞蘇布的繩索，

順着成排的房舍浮沉前進，踏着遼闊的白雪，

憂鬱的老頭子們，穿着短氈在後跟着。

大風雪在周圍悲泣哀嚎。

音樂隊吹奏蕭邦的曲子，跟在棺槨後邊，

少共團員們鄭重地拿着花圈。

葉果爾穿着自己的軍服：

三等『光榮』章掛在寬潤的胸脯。

父親西洛闊夫，躺着，像活着一般：

去吧，看看他的微笑的容顏……

兒子看了看父親的嚴肅的面龐——

還和大戰開始時候一模一樣；

花白的毫毛，

還在他那愉快的濃眉上。

葉果爾想起了在梁贊的土地，

在前綫最後一個冬日。

嘿，也是這樣的天氣，在北風煙雪裏；

嘿，也是這樣樂隊，在日爾曼的村莊，

他們把聯隊的司令員安葬。

——安息吧，西洛闊夫·沙威利，輩輩的農夫！

你在杜波洛夫克村中活了一世，

給人民帶來許多好處！……

葉果爾解開綢子的口袋，掏出

斯大林格勒的土，撒在棺上。

這土是多麼溫暖！

這土是多麼堅固頑強！

樂隊在村邊又開始吹奏……
彷彿歐卡河也在悲傷。

四

雪在田野——光輝耀眼：
那是冬季盛妝的容光！
冬天，好像一個故事，一切全都明朗。
廣袤地域被嚴寒給熔接了——
成爲一個環狀。

太陽在攪雪的褪了色的
庭園的地上輕輕發響。
大雪從村莊的東面，
掩埋到小窗上。

那雪並不是單純地來掩埋，
乃是爲的在房頂上能受風的撫愛，
並且能够在鷄叫以前，
不讓早霞照進來……

黎明前，珍奇的光彩雜亂，
遊蕩的嚴霜各處飄散，
這是天賜的禮物，
掛在白樺樹的枝幹。

這時候，在這時候，
在輕淡的炊煙下，
從各個角門到村蘇維埃，
穿過雪地，有小道伸出來。

可是集體農莊的村邊
越遠越窄，越發藍——
那是道路，冬天的道上……
有卡西莫夫村的爬犁發響。

還有，霜雪都塗上了彩色，
早霞在窗後展開翅膀；
載重汽車羣的小旗幟，
在這地區，伴隨霞光飄揚。

還有，可愛的大路起伏像波瀾，
一噸半的載重汽車好像一隻船，
司機辛克·庫子明駕駛着，
房舍的玻璃都爲之震顫。

還有，帆布的司機座前，
把散佈開的早霞遮斷，
看見半圓的，藍色的
燃燒完了的地平綫！

五

謝拉菲瑪·漂特洛夫娜，
因為兒子，而驕矜。
他是這樣勇敢的青年，
他是這樣勤勞的人！

他拿着斧子，帶着錘，走遍庭院——
用巧手把傢具都修理完，
那邊葺補了瞭穀樓子。在那邊給狗窩裝備了防寒。

可是在晚間，想起了心事，在燈前：
從衣兜裏掏出未婚妻的明信片，
把這處女的情書連讀三遍……

——媽媽，我無論如何不能沒有她。
不能啊，親愛的……已經五年啦，
你明白不？媽媽，我的心爲她牽掛——
爲自己的愛人，爲自己的吉娜——
你明白，我想念她。

——兒呀，我明白。
那是你的自由。兒呀，我不阻攔。
未婚妻——心腸好，
並且漂亮可愛。
我全不反對，你能看得出來。

謝拉菲瑪·漂特洛夫娜，撚着毛綫，
滿意的微笑閃耀在她的慈顏。